

# 交大不老 交大長青

于潤生

以答本年六月二日中副方塊楊乃藩先生之「自強不息」

——按本文已於十四日中副刊出

我自公職退休後，除以家存文史諸籍作爲閱讀消遣外，並訂了一份中央日報和一份晚報。對於兩報的時事要聞，必須閱覽。而中央日報的社論和中副的方塊，我也是一字不遺的去咀嚼體認。就個人的膚淺看法，覺得社論的主旨，在對於國內和國際的大事加以闡釋檢討，發爲宏論，使讀者對於國際局勢和國策方針有所瞭解，向同一目標前進，故着重於政策性的言論較多。而中副方塊，雖字數有限，且列於副刊之內，因其作品多側重於振奮人心士氣，具有移風易俗功能，所影響於讀者觀念者亦大，與社論所產生之作用，實不相上下。所以中副方塊執筆諸公，不特學問淵博，器識宏通，平時論列一事，態度亦極謹嚴。至於筆調流暢，深入淺出，爲雅俗所共賞，猶其餘事。

本年六月二日中副方塊由楊乃藩先生執筆寫的一篇「自強不息」詳讀以後，發覺其中有「當時有交大老，大夏窮之謔。……」一段話。心有所感。以本人係交大的一份子，又與大夏大學創辦人多係素識，不

得不說幾句話，既以就教於楊先生，亦以向讀者和社會人士有所說明。

說起大夏大學創校的艱辛，的確值得我們敬佩。在臺灣我固然有不少的至親好友，是大夏的同學。卽當年大夏創辦人如王伯羣先生是當年的交通部部長，也是我的頂頭上司。如王毓社先生是我在上海電信學校的同事。他任校長，我任教務長。如歐元懷傅式說諸先生是經當時交通部主任秘書王漱芳兄介紹而在上海時相遇從的朋友。在平時接談中，時常談及了大夏赤手空拳創立學校的困難情形。以後我在上海任交通部全國無線電報話管理處處長時，也曾對大夏大學有所協助。所以我對於大夏大學慘淡經營的艱苦狀況，我並不陌生。而對於大夏師生的奮鬥精神與堅強意志，更是同情和欽佩。所以楊先生所說的當時大夏窮，確係事實，並非謙詞。

至於我的母校交通大學，雖創校較大夏大學早了廿八年，但當時無論在制度方面，師資方面，設備和

儀器方面，教學方式方面，以及課外活動各方面，無不配合國家當前需要，和世界學術趨勢，日新又新，隨時改進，從未有老退跡象。筆者是民國五年冬插班考入上海交大，民九夏畢業。校長爲唐文治先生。唐校長當時年紀雖近六旬，且係科舉出身，但是他的體力，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意志，和他的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作風，不特沒有衰老和落伍的絲毫現象，且爲當時若干青年師生所不及。在唐校長主持校務十餘年中，克服困難，革新風氣，延聘名師，充實設備，提倡運動，創建新系，使畢業的同學，都能有就業創業的新精神，新表現，此爲筆者在校身受其賜而體認出來的。其後歷任校長如孫哲生先生，黎照寰先生，凌鴻勳先生，王伯羣先生等，均係一時碩彥飽學之士，見聞既博，思想亦新。至在校同學除平時不斷研求新知外，亦曾先後對於五四運動，一二八上海抗日運動，或率先參加，或作策劃與技術方面之響應與支援，多有突出之表現。其後抗戰開始，更復不畏艱困，隨政府內遷。唐平兩校，遷至平越。上海母校，移駐重慶。竹廬茅舍，權充教室。山芋野蔬，聊以充饑。而絃誦不絕，鬪志益堅。遭際雖苦，從不氣餒。當時所遭遇之困難與經濟上之拮据情形，以與大夏創校時相比，或尤過之。迨至勝利還都，各校亦遷回原址，歷任校長和分校主任，一面力求復舊，一面勵志創新

。設備益見新穎而充實，校舍更形廣大而遼闊。正當大有可爲之際，不幸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時間匆迫，不及遷臺。遂使三地交大，同淪匪窟，言之傷心。然而交大旅臺校友，鑒於國家對於交通人才之迫切需要，苦心孤詣，力圖復校。終於民國四十六年先在新竹成立交大電子研究所，樹立復校先聲。其後逐漸擴充，增列學系，現時已非一個工學院所能容納。此項成果，固有賴於中樞之賢明決策，與夫地方政府和社會人士之大力支援，而交大在校與離校師生愛國家愛民族之堅強意志，和不屈不撓之奮鬥精神，實爲其主動力量。由上所述，足可證明交大自成立以來，無時不在艱苦困難中求進步，亦無時不在求新求實中下功夫。楊先生所述「當時有交大老之謔，不知發生於何時？詳記於何處？筆者實未敢能苟同。至於交大在臺復校經過情形，亦誠如楊先生所說「大部份係靠自己創業，白手成家」也。

我對於楊乃藩先生，從未謀面。自楊先生在中副方塊執筆以來，恒欣羨其學問淵博，筆調清新。對於國內和國際事務所知之既多，對於人情世味體認尤深。心儀已久。此次拜讀了他的「自強不息」一篇文章，覺其中或有誤傳之處，爰就所知約爲解釋，以祛羣疑，想爲楊先生所曲諒也。

我在此重複的說一聲，「交大不老，交大長青」。